

我的父亲

邓小平

激情年华

邓榕 著



我的父亲邓小平：激情 年华

邓榕

中央文献出版社

目 录

| | |
|----------------------------|----|
| 引言 | 3 |
| 序篇 | 4 |
| 第一章 退休的这一天 | 5 |
| 第二章 巴蜀情 | 8 |
| 第三章 故乡行 | 10 |
| 第四章 这就是我们的老家 | 13 |
| 第五章 族宗寻迹 | 16 |
| 第六章 大颡大败的民族悲史 | 20 |
| 第七章 大悲大壮的人民反抗 | 23 |
| 第八章 孙中山的奋斗 | 25 |
| 第九章 我的爷爷 | 27 |
| 第十章 父亲的少年时代 | 31 |
| 第十一章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之由来 | 33 |
| 第十二章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 36 |
| 第十三章 有心万里求学，不怕路远山高 | 39 |
| 第十四章 从俭学到勤工之路 | 43 |
| 第十五章 为了生存求学而斗争 | 46 |
| 第十六章 在哈金森工厂 | 50 |
| 第十七章 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 | 54 |
| 第十八章 革命历程的起点 | 58 |
| 第十九章 党的锤炼 | 62 |
| 第二十章 告别——法兰西 | 69 |
| 第二十一章 在十月革命的故乡 | 73 |
| 第二十二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风云变幻 | 77 |
| 第二十三章 走出腥风血雨 | 82 |
| 第二十四章 二十四岁的中央秘书长 | 85 |
| 第二十五章 张锡瑗妈妈 | 90 |
| 本书最后的话 | 93 |
| 鸣谢 | 94 |

引言

本书谨献给我的父亲。

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是与整个世纪的命运紧密相连的一代人，是书写历史与创造历史的一代人，是把毕生献给祖国和人民的一代人。

本书也为我们的孩子们而作。

作为后辈，你们爱你们的祖辈。希望你们通过这本书，了解你们的祖辈，理解你们的祖辈。希望你们能够像他们一样，为中华民族创造出灿烂的业绩。

序篇

1950年1月25日深夜，我在重庆出生。乍才落地的我，轻轻一啼之后，就阖上双眼熟睡而去，浑然不知生我者谁，更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中国大地，刚刚进行了一次翻天覆地的历史性革命。国民党以损失八百万军队的代价，风卷残云般地溃败而去，一个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已经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之上诞生。

世上发生的变革是惊心动魄的和无比宏伟的，而我的出生则毫无可以记取之处。母亲第一眼看到的我，又小又瘦，一头稀疏的黄毛，于是，给我起名叫毛毛。我是这个家庭的第四个孩子，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一年半以后，又多了一个弟弟。父亲母亲带着我们五个孩子，加上从乡下老家出来的祖母（父亲的继母），便组成了我们这个家庭。

春天尚未来到，夜晚依然阴冷而潮湿。刚才出生的我，怎么会知道，一条不平凡的生活道路，一种集幸福坎坷遭遇于一身的命运，从我来到人世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将要与我伴随终生。

我生于一个特殊的环境，长于一个特殊的环境，我耳闻、目睹，甚至亲身经历了许多令人不能忘怀的历史时刻。那么多的历史人物在我身边走过，那么多的历史事件在我周围发生，在我这并不算长的生活旅程中，所见所闻所记所知已经太多。知忆既多，思绪既深，久而久之，便萌发了将其记录下来的愿望。我之所知虽然有限，我之所见虽然浅薄，然而我要记录下来的，却都是不应被忘怀的。

特别是我的父亲。

他原名邓希贤，曾用名邓斌，后改名邓小平。他十六岁远离故土，漂洋过海去西方寻求实现理想之路，十八岁便矢志于共产主义理想和救国救民大业。在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作过地下工作，作过军事指挥官，作过政府要员，作过党的重要领导人。中国的历史长卷，有一页与他的名字紧密相连。

他说过，他不写自传，也不喜欢别人写他的传记。但是，作为他的女儿，如果我不把我所知道的记述下来，我将愧对历史。今生今世也许我会一无所成，但如不完成这一夙愿，我便会遗憾终生。

在这本书中，我要记述的只是一个人，但他代表着他们那整整一代可歌可泣的风云人物。我所记述的只是一段历史，但它却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光辉历史一脉相承。我要记述的只是过去，但我深信，人们会从对过去的思索中获取教益，而像他们的前辈一样，勇敢地去开拓未来。希望我的拙见拙笔，能给后人留下一分印象。

第一章 退休的这一天

1989年11月9日。

清晨，天还未亮，飘飘洒洒的细雨就已润湿了深秋的大地。

爸像往常一样，按时起了床。像往常一样，准时而又规律地吃了早饭，坐下来看书、看报、看文件。

最小的孙儿因患感冒而未去幼稚园，我带他去看爷爷。

爸问我，还下雨吗？

我告诉他，开始下雪了。

爸一听，马上起身，先把窗户大大打开，进而索性开门走出室外。

外面的空气寒冷而又湿润，雨水中果然夹杂着点点雪花，纷纷落落、飘飘扬扬随风而下。

爸望着雨和雪，感慨地说：“这场雨雪下得不算小呀，北京正需要下雪啊！”

大概是所谓的“温室效应”吧，今年秋来得迟，冬也到得晚。虽已是11月份，天气仍然不冷。今天这场雨雪虽不很大，但毕竟是北京今冬的第一场雪。

九点多钟，办公室主任王瑞林来了，向爸讲述了正在召开的党的中央全会的一些情况。当然，重点汇报了这次全会上关于爸退休的议程、日程的安排和讨论情况。他告诉爸，经过阅读有关文件和讨论，与会的同志们逐渐理解了爸请求退休的决心和意义，许多同志在发言中讲了很多相当动感情的肺腑之言，今天下午全会将进行表决，晚上由新闻公布。

爸听后十分高兴，说：“总之，这件事情可以完成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围坐在桌旁，席间的话题自然离不开爸退休这个题目。姐姐说，咱们家应该庆祝一下。哥哥说，我捐献一瓶好酒。妈妈说，如果身体好，我也想去参观下午的照相活动。爸则说：“退休以后，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生活得更加简单一些，可以上街走走，到处去参观一下。”大孙女眠眠笑着说：“爷爷真是理想主义！”

下午三时，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进行表决，通过了爸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请求。

四时许，爸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和参加本次中央全会的全体与会者一起照相。

在休息厅里，刚刚从五中全会会场内出来的中央各位领导同志，看到爸进来，纷纷走过来和爸握手。刚刚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江泽民同志一步趋前，紧紧握住爸的手。他建议，几位领导同志一起，和爸照一张相。当江泽民、杨尚昆、李鹏、姚依林、乔石、宋平、李瑞环、王震、薄一波、万里、宋任穷、胡乔木等十二位同志簇拥着爸一字排好后，记者们一拥而上，闪光灯噼啪闪烁地拍下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这些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们有的银丝红颜，有的乌发满头，他们紧紧地站在一起。

当爸一行人走进大厅时，掌声骤起。爸走过中纪委委员的行列，走过中顾委委员的行列，走过全体中央委员的行列。

爸笑容满面地站在麦克风前，他说：“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退休的请求。衷心感谢全会，衷心感谢同志们。”随后，爸与参加和列席全会的全体同志们合影留念。

在离开大会堂的时候，江泽民同志一直把爸送到门口，他紧握住爸的手说：“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夜幕渐渐降临，而我们家却是一片灯火通明。

全家人忙忙碌碌了整整一下午，到了吃饭的时间，四个孙子孙女一齐跑去请爷爷。他们送给爷爷一个他们亲手赶制的贺卡，上面贴有四朵美丽的蝴蝶花，代表他们四个孙辈。卡上端端正正地写道：“愿爷爷永远和我们一样的年轻！”他们四个人轮流上前亲爷爷，才三岁的小孙子小弟亲了爷爷一脸的口水，逗得全家人哈哈大笑。在餐厅里，桌子上摆满了在我们家工作了三十多年的杨师傅精心设计的丰盛宴席，淡蓝色的墙壁上高高地贴着一排鲜红的字：

1922——1989——永远

爸望着这一排字，脸上浮现出了深沉的笑容。

看着爸的笑容，看着我们这欢乐的十数口人之家，看着大家高高举起的红光闪烁的酒杯，我的心中激情难言。

八十余年的人生生涯，六十余年的革命历程，对任何人来说，都不会是轻而易举。

该休息一下了，该轻松一下了！

退休，是爸多年来的心愿。从他第二次复出开始主持工作以来，就在着手安排接班人；从八十年代开始，他就力排众议，带头退出一些领导职务。

我们支持他退休，为的是他能更加健康长寿。

而他坚持退休，为的则是国家的前途、党的利益。

今天，他的愿望终于完全实现了，他的心里怎么能不自觉安然呢！我们，他的亲人们，又怎么能不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呢！

第二天，也就是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爸要求退休的信和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的决议。

爸写道：“1980年我就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近年来，不少老同志已相继退出了中央领导岗位。1987年，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为了身体力行地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我提出了退休的愿望。当时，中央反复考虑我本人和党内的意见，决定同意我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退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决定我留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的职务。此后，当中央的领导集体就重大问题征询我的意见时，我也始终尊重和支持中央领导集体多数同志的意见。但是，我坚持不再过问日常工作，并一直期待着尽早完成新老交替，实现从领导岗位完全退下来的愿望。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

“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军队所取得的成就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全会的决定写道：“邓小平同志是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杰出领导人，在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全会高度评价邓小平同志对我们党和国家作出的卓著功勋。几十年来的革命实践表明，邓小平同志不愧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我们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领导人。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和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这是当一个人为祖国、为党、为人民付出了全部的生命和辛劳之后，党和人民对他的崇高评价。

从今天开始，爸退休了，可以休息一下了，可以稍事轻松一下了。他说过，退休就要真正的退休。我们也真心希望他度过一个幸福的、安详的晚年，希望他健康、长寿。

他还有一个心愿未了呢！就是 1997 年，香港回归祖国时，他要踏上这块祖国的土地。他说，就是坐轮椅也要去，哪怕在香港的土地上站一分钟也好。到那时，他将是九十三岁高龄。我们全家人都相信，也要全力以赴地努力，确保他实现这一愿望。

爸退休了，但是人们仍然十分关心他。人们对他的健康状况十分关注，常常询问的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人们对他一生的功过得失饶有兴味，国内外对他的政绩和思想的评论研究已经很多。人们对他丰富而又曲折的经历更是颇感兴趣，德国的、匈牙利的、香港的和一些国内的作家相继撰写了他的传记和评传。

爸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不愿宣传自己，也从不向人讲述他的经历，就连对我们这些身边的亲人也很少谈及往事。因此，许多人对他都只知其现在而不知其过去，只知其表面而不知其究里。对于他的经历，甚至还有许多的误传谬说。

爸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我没有资格撰写他的传记。但我可以把我所知道的一点记述出来，以补漏于万一。

万物都有起源，故事都有开头。要写邓小平，就应该回到他的故乡——四川。

第二章 巴蜀情

四川，人称“天府之国”，古为巴蜀之地。

四川的文明史，真可谓古老而悠久。距今二百万年前，便有人类的祖先在那里繁衍生息。后来，在现在四川的东部和中西部，形成了巴蜀两个小国。公元前 1066 年，周武王牧野会盟，巴蜀两国曾经参加，共伐商纣。战国后期，巴蜀两国间发生矛盾，其时正值北方强国秦国兼并天下。秦惠文王趁巴蜀嫌隙之际，挥军南下，先行伐蜀，继而灭巴。公元前 316 年，巴蜀正式并于秦国。不久，秦便在今重庆附近和成都地区设立了巴蜀二郡。从此，巴蜀之地乃归于中华大统。

四川得名于宋。宋置川峡路，后分置益、梓、利、夔四路，总称四川路。到了清朝，正式命名为四川省。

四川物产丰富。由于气候温湿，四季分明，因此最宜农作物生长。自古以来，四川盆地便以粮仓著称，许多军事家都曾在此屯田养兵。巴蜀之地盛产稻米、丝麻、水果、茶叶、井盐。自宋代以来，其纺织、井盐、瓷器和冶金诸方面就已有相当的发展。

四川人杰地灵。远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就出现过司马相如这样才华横溢的辞赋大家。许许多多的文人名士都曾活跃在巴蜀这一历史舞台，其中有唐代诗坛泰斗李白、杜甫，三国鼎足人物刘备、诸葛孔明，战国水利巨匠李冰父子……。巴蜀之人会种田，会养蚕，会冶矿，会织缣，向以吃苦耐劳、勤劳朴实著称于世。

平原山脉滋养了肌肤，

长江诸川润育着魂魄。

作为一个四川人，你怎么能够不热爱这片土地，怎么能不为之而感到骄傲呢！

中国人没有不知道四川的，连一些外国人也知道四川的大名。但是，说起我们的家乡，广安县，就是大有名之中的小无名，真正的鲜为人知了。

我们家的人都自称四川人，只有对四川人才会自称广安人。

广安在四川省会成都以东二百多公里，长江重镇重庆以北一百公里处，今属南充专区。这个地方至今仍不通铁路，主要靠陆路与水路通行。这里是成都平原的边沿，属丘陵地带。土地不算贫瘠，但并非富裕发达之地。所幸一条渠江浩浩荡荡穿流而下，纵贯全县。

广安古属梁州地界。在这一地区生活着的先民为夔族人。夔人和其他一些土著部落民族，共同创造了这一地区的先巴文化。

春秋晚期，原在汉水中游一带生息的巴族人迁入，遂在川东建立了巴国。巴族，自称太皞伏羲氏的后代，自古活动在汉水流域中游一带，殷商中叶战败于殷，便向殷纳贡称臣。殷朝末年，巴人不堪屈辱，参加了周武王的伐商之战。巴师曾为前锋，剽勇善战。周王朝建立后，巴被封为诸侯。武王封其宗族中姬姓人士于巴，号为子爵。春秋时代，南方大国楚国崛起。巴国在与楚国数度攻伐之后，终于战败，遂离开汉水流域，举族徙迁，最后落足于川东地区。巴人与川东各土著民族融合，建立了以部落联盟为基础的奴隶制国家——巴国，直到公元前 316 年为秦所灭。

战国时期，广安已属巴国，由于其先人为夔族人，于是在此设有城。巴为秦灭后，秦在今广安设县，名宕渠县，属巴郡管辖。五代改宕渠为始安，隋复夔城，唐称渠江，到宋以后，始为广安。

据此，应该说，我们的家乡广安，得名于宋，而该地居民则应为古梁州人和汉水巴人融

合之后。有人说我们的祖先是湖北人，可能就是根据巴国是由汉水入川而言的吧！

四川今有人口一亿之多，乃全国省级行政区划之最。我们广安县，作为人口众多的大省的一个分子，自然也不会落后。据记载，唐朝开元年间，当时的渠江县就已有八千余人。清代以来，广安人口陡增，到咸丰年间已有十三万一千余人。而到今天，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广安区一个县，人口竟已达一百多万。

在外人看来，广安不过如此，并无可以大大称赞之处。可广安人自己，则特以家乡为自豪。

清末编写的广安县志就写道：广安厥土饶沃，无旷土，无闲田，无沃瘠之别，无水旱之忧。树以桑麻榆枣，畜以牛马鸡豚（猪），植以葱韭蔬果，延以瓜瓠薯葛。广安物产特饶，凡山林竹柏之材，原野羽毛之族，陂池鳞介之虫，水陆草木之实，岩洞药石之宝，畜产皮角之富兼而有之。兹地所产之稻米包谷香尤滋润，号称金羹玉饭；所出之蚕丝品质特优，黄白莹然；所织之罽布汉赋有载，谓为筒中黄润，一端数金。

广安除物产丰富以外，文化也不算十分落后。早在公元前一百多年汉景帝的时候，蜀郡郡守派司马相如进京受业，并还教乡里，自此巴郡亦设立文学。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广安就已设校学，置经师一人。此后历经近两千年的时间，广安一直办学。到民国初年，除原有小学外，还设立中学一所。这样的教育水平，比起文化发达地区，自然落后。但在当时的中国，比之不如的地方实在也不算少。因此据我看，可以算个中等偏下的文化水平。

有这样一个好的自然条件，按说广安人完全可以耕作自得。但是，偏偏天不从人愿，竟有许许多多的内忧外患困扰着广安人的生活。

一患为兵。隋唐兵家征战，宋末南北交兵，明末流寇侵袭，清朝滇人入掳……。战乱频仍，从古到今，广安人几乎没得一点安宁。

二患为灾。广安地高河低，所以以旱灾最为肆虐。据记载，大旱之年，赤地百里，一望如焚。灾民流窜，乞讨之人沿路可见。

三患饥饿。灾事频繁便会谷价陡涨，谷贵而民慌。草根木皮掘取为食，乡井寥落，人烟萧索。广安人生于富饶之地，却沦为饥饿之民，实在可悲。

四患疫病。这里三年一小疫，五年一大疫。一人有病，一家相连；一村患疾，数乡共染。清朝同治年间，区区一个痢疾，竟然死人五千！

广安交通不便，闭塞了生存的环境。而这天上横祸和人世劫难，却更加阻挠着广安的发展。

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前，在两千多年的岁月里，无论天地怎样轮转，无论朝代怎样更替，勤劳朴实的广安人，始终无法挣脱命运的枷锁，始终处于贫穷落后之中。

第三章 故乡行

父亲自己不回老家，也不许我们回去。他说我们一回去，就会兴师动众，骚扰地方。因此，直到 1989 年，我才和我的二姑姑邓先芙一起“回”了一趟广安。

其实，我从未到过那个地方，也从未在那里住过，但因为广安是我祖先的家乡，因此即使是第一次去，也要称之为“回”。

那是一个 10 月的清晨，我们起了一个大早，从四川省会成都驱车前往广安。我们一路快赶，先停遂宁，再停南充，等到达广安地界的时候，已经入夜很久了。我们只好住进县里的招待所，等第二天再回老家。

也许是因为被褥潮湿，也许是因为心情兴奋，一夜辗转反侧，未能安睡。天才发亮，我就起身，跑到外面。

南方的秋天，已有凉意，但却不冷。空气新鲜而湿润，晨雾蒙蒙，环绕半山。四周的山坡上全是一片青绿，绿叶上凝结着浓重的露水，晶莹欲滴。这里的雾是朦朦胧胧的，阳光也是的，全不像北京那种干燥、清爽而又明亮的早晨。

我们住的招待所是在半山上，它的下面就是广安县县委驻地。那是一个相当独特的建筑，一问才知，此乃原四川军阀、鼎鼎大名的杨森的公馆。

这个公馆是顺着山势一层层修建的，最下为大门。从外面一进大门，迎面长有四棵硕大的铁树。拾阶而上有几进院子，院内四周都是现已作办公室的高大的瓦房，大概原来就是杨森及其宝眷居住之处。再往上走，就是杨森的后花园。青石台阶的两旁皆为花木，此时在雾中若隐若现。山顶有一个“涵虚洞”，可能是杨森坐禅之地。广安虽然土气，但它的军阀可一点也不土气。在这所公馆里居然还修了一个网球场。据说杨森当年还重金从上海聘来了教练，陪他打球呢。可能我们四川的网球事业就是由杨森发起的吧！

在这所公馆里，最为有趣的还是要数大门内的四棵铁树。

这四棵铁树可不是我们广安的特产，它们是杨森不远千里从广东船运而来。据说，这四棵铁树自从到广安定居以来，虽然枝叶茂盛，但却从来没有开过花。1978 年，我的父亲第二次复出工作后，这几棵铁树居然开了花。金灿灿的花朵满开在叶间，十分绚丽。当时，家乡的父老们引以为奇，特地拍摄了照片送到北京。当然，我们并不知道这几棵铁树以前是否真的从未开过花，但这则小故事总之是反映了家乡人民对父亲的敬爱之心。

吃过早饭后，我们就近在广安县城里看了几处旧址。其中一处是旧的广安小学。这是一个两层小楼，灰砖砌的墙，木头做的门窗栏杆，青瓦盖的顶，一副陈旧不堪的样子。这所旧时的学校现在只剩下楼上楼下各自两间，为县土地管理局所用，看样子，这仅存的几间，不久也会被拆掉。

我和二姑姑站在楼前赶快拍照，因为我们知道，这就是七十多年前父亲上过的学校。当年的这所学校，虽不会像今天这样破旧，但也不会太过漂亮。我想像得出，那些穿着棉袍，头戴瓜皮小帽的孩子们，夹着书本，如何在楼梯间咚咚有声地跑上跑下。父亲十来岁进这间学校读完高小后考入广安县办中学，但并没有念几天，便去了重庆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因此，这所小学，便是他在家乡唯一读过的一所正规的学校了。我想，他对于这所学校的印象一定是深刻的。因为他的整个少年时代，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广安县一眼看去就知是一个古老的县城。虽然已有不少现代化的建筑，但更多的还是那种典型的南方老式房屋。街边大多是两层的砖木结构的小楼，清一色刷着白色的灰墙，楼上

往往有一排木栏杆围着的凉台。广安看样子真是出产石头，县城的街梯和房基都是用一块块的方石砌成。我们还看见路边有一些石槽，可能是洗衣洗菜用的。

在一条商业化的街道上，人群熙熙攘攘，日用百货琳琅满目，现代化的商品经济已经进入这个小小的山城。在街上行走的，有挑着竹筐和背着竹箩的乡里人，也有穿着相当时髦的年轻人。那些红黄蓝绿各色服装，那些大城市也只有时髦人才梳的流行发式，以及那些街边陈放着的彩电和音响，构成了这个偏远山乡的现代意识。

汽车与牛车，彩电与竹篓，这就是当今中国的特色。

一下子摒弃贫穷和落后，在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国家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毕竟已经开始起步，向着富足和强盛迈进。

你们看看这些农民，他们的田里禾苗油青，他们的筐里稻米沉沉，他们不再赤脚，还穿上了西装，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化呀！

四川人好吃，那些摊子上，架子上，摆的，挂的，都是肥肥鲜鲜的鱼、肉和圆圆滚滚的川味灌肠。街边小摊贩的锅里正热气腾腾地煮着各色各样美味小吃。这里鲜嫩的青菜、萝卜、豆苗、蚕豆，都是城里人可望而不可即的。

可能因为是故乡的缘故吧，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已经爱上了这块地方。

我们的老家，叫协兴乡，离广安县城还有二十里路，因此我们看罢县城，就又急急上路，直奔北边而去。

在出城的路上，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渠江。

渠江是长江的上游支流，发源于川东北部山区。渠江从东北顺流而下，与西面的嘉陵江会合，再一起汇流而入长江。我们看到在山壑之间，渠江之水浩浩荡荡地奔流，虽不如长江那样的雄伟和宽阔，却已有了长江的激荡。有水就有生命。虽然在几千年中，它也曾溢涨成灾，它也曾对旱魃袖手旁观，但它今天已经成为我的故乡人民的生命之水，幸福之水。

汽车离开了大道，进入乡间。这才真正显露出故乡的本貌。这里已不属于成都平原，是标准的丘陵地带。平原一望无际固然很美，而丘陵的起伏就更多了一层韵味，更多了一分浪漫。恰值这时雾也散了，天也晴了，在秋日的照耀下，一切都鲜鲜亮亮，暖暖洋洋，令人心情豁然开朗。

北方的10月已近冬天，叶开始落，草也开始黄。而此处则不论高低，不论远近，都是郁郁葱葱的绿。田是一块块的，鳞次栉比。水稻已经收了，田里又长出了高高的稻草，散散漫漫地等着人们来把它们翻耕进地里，以作为来年的肥料。

据我姑姑说，她们小的时候，谷草割得很干净，用来烧火，因为广安无柴。而今天，人们做饭多用煤，稻草留在地中则可作肥。肥好，土就黑，明年的苗就壮，谷粒就会饱满，人们就可获得丰收。

田地之间，常常看到一家一户，或几家几户的房舍，这里虽不像一些富裕地区那样能盖楼房，也不再是旧时的茅草房。宽大的青瓦灰墙的农舍，大多与一蓬蓬的绿竹相掩映。这竹可真美呀，有树那么高，头像凤尾一样地低垂下来。平平常常的农田农舍，一下子因为这竹而变得富有神韵起来。竹林的浓荫下，一定有说不出的凉爽惬意，一定发生过讲不完的动人故事。

这竹，好像就是农家的魂。

田边上，路边上，山坡上，池塘边，房前屋后，到处都种着菜。菜叶子绿莹莹的，绿得发黑，一看就知道肥水俱足。在北京的时候，家乡的人常常趁便带来一些各式菜蔬。我们只知道四川的菜远比北方的好吃，而今天才知道，四川的菜种得更是特别好。姑姑说，四川人会种菜，又珍惜地，连巴掌大的地方都要种上菜，而且种得像绣花一样精细。无怪乎四川的菜价如此便宜，就连成都人到了北京，也总抱怨北京的“生活不好”。

广安的土质没有成都平原那么好。山坡上的土就更差了，连草都长不茂盛，这是当地人

告诉我的。可是我看到的却是满山的绿树。一问才知，这些都是柑橘树。啊，这柑树橘树已经成林，在山上、丘上连成一片。柑子树下又多种的是菜，景观十分美丽。姑姑说，这些树都是这十来年才栽种的。黄土上草都不生，怎么办呢？于是政府推广，八毛钱买点火药，在土石山上炸一个坑，种一窝橘。就这样一个坑一个坑，一个窝一个窝，柑橘之树种满了山，连成了片，长成了材，结出了果。柑树橘树绿了山，富了民，乡里的人都说还是共产党好。

从小就听奶奶讲，广安有山，山上有棵黄桷树。这回我真的看到那黄桷树了。

广安的山是缓缓的，顶是平平的，而山顶之上，就有那么一棵黄桷树孑然挺立。这树树干挺拔，树冠巨大，远远望去好像一把张开的伞，一幅打开的旗。奇怪的是，这树总是站在最高的山顶，而且每个山顶只有一棵。真不知是天造？还是人为？反正它就是那样的特别。别人都低它独高，别人都平它独耸。久日不归的游子望见它，就像已经回到了家园。出门在外的故乡人离开它，却永远不会忘记它。

这傲然高耸的黄桷树，就像是这山川的神。

第四章 这就是我们的老家

到了，这就是父亲的出生地，我们的老家。

门前已修了水泥路，路两边种了花草，还种了芭蕉。当然，这些都是现在修的，是乡亲们的一点美意。原先，这门前的坝子，这路，则都是土的泥的，更不会有花草芭蕉。

和别的农舍差不多，这房也是白灰抹的墙，木头搭的门，青瓦盖的顶。一排正房略高一点，两边的偏房各有数间。左中右三面房子的中间是一个平平的坝子。当年，一定有许多鸡鸭环游这房前屋后。听奶奶说，他们还养过几只鹅，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看家。鹅的叫声大，啄起人来也很厉害，却又不像狗那样凶狠，所以这里的人就用它护院。

在正屋大门的上方，悬有一个木匾，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邓小平同志旧居”。

我跨进屋内，顿觉一阵荫凉。

这几间屋子内陈列着一些照片，都是父亲各个时期的，有留法勤工俭学时期的，有八路军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还有解放后的。啊，这里还有一张照片，是五十年代我们的全家福，那上面还有我呢！

有一间屋子里挂了一张不知谁画的父亲的像。画上的父亲站在那里微笑，手指缝里还夹着一支烟。他的前面是盛开的鲜花，后面是浮云缭绕的高山。画的技术并不高明，但却带有乡土之气。画的两边有一副对子，曰：“政通人和千家乐，国富民强万户欢。”这副对子的字绝不是出于名家，但意思却是出于人心。

左边的那排房子里，放着一张床，还有一个柜一张几，都是陈年的旧物。这床很特别，上好的木料，宽宽的床架。周围有围栏，上面有顶棚。围栏和顶棚都有木制雕花，当年一定很是好看。这个床如果是新的，再配上绸缎的床幔，一定相当富丽堂皇。只不过它现在已经黑了，旧了，不复当年风采。人们都说，这是我祖父祖母的床，说我的父亲是在这个床上出生的。但我的姑姑和县里的人告诉我，当年土改的时候，邓家的物件都分给了乡里农人，后来收集父亲家的旧物时，才又从农人家找回来。因为当地这个样子的床很多，究竟是哪个也搞不清楚了，所以就从中挑了一个。

不管是与不是，我想都没有什么重要的关系。能从这个床，这个柜，这个几，看出旧时代的轮廓就可以了。

父亲这个人，历来就不爱注重一些枝端小事。对老家的旧居，他从来就没有过问过，更不愿让人家把这里搞成什么旧居陈列室。从解放以后，我的奶奶和其他亲属离开老家以后，这片房子就在土改中分给了当地的贫苦农民，大概有十来家人住在这里。直到1987年到1988年间，这里的人生活逐渐好了起来，有了钱盖了新房，才逐渐搬了出去。这样，这个房子才专门改为陈列室，供来人参观。

父亲的一个亲舅舅，在我回老家的时候尚在人世，虽然他不是邓家的人，但他长年住在邓家，直到前几年盖了新房，他也才随家人搬出了邓家老屋。我去看过他的新居，竟是一座二层小楼。他周围的乡亲们也都住上了这样的楼房。有了楼房，谁还要去挤住在那老房子里呢！老房子自然就腾空了。如果不是这个原因，父亲绝不会允许人家把乡亲从他的旧居迁出的。

从后边的小门转出去，一眼就看到，老屋的房后，长满了翠绿的竹。这竹真茂盛啊，种下几棵，立刻长成一片。细的恰如纤纤少女的玉指，粗的可比健康小伙的手臂。这竹叶边长边落，边落边长。你看地下已铺满掉下的黄叶，而竹枝上却依然绿羽苍翠。这竹大概已经在

这里长了上百年，可是却永远显得那么精神百倍，仿佛比我还年轻。我真想搬个小竹凳，拿上一把青竹扇，在这小竹林中坐下，静静地，静静地，听一听竹叶的沙响，闻一闻竹枝的清香，透过那茂茂密密的枝叶，去看太阳……

这不是我的家，这也是我的家。我一点儿也不熟悉这里，却甚感亲切。我从来也没来过这里，却一到如故。因为，这是我父亲的出生地，这是我祖辈生活的地方。

在旧居的门前，挂着一副长联。这联用金色的字迹镌刻在门的两边。

这联上写道：

扶大厦之将倾，此处地灵生人杰。

解危济困，安邦柱国，万民额手寿巨擘。

挽狂澜于既倒，斯郡天宝蕴物华。

治水秀山，兴工扶农，千载接踵颂广安。

这联是四川著名文人马识途写的。作于公元 1983 年秋天。

据这里的人告诉我们，来广安的外地人并不多，来这小小协兴乡的人就更少。但凡来此地的人，都来这旧居参观。还有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为了考证，或者只是为了看一看。

我们在北京有一大家子的人，而在这故乡，却几乎没有什么亲人了。

刚才说过，只有父亲的一个亲舅舅名叫淡以兴。我的这个舅公说来很有意思，他和父亲同岁同学，少时的感情也很好。他为人忠厚，心地善良，但却一辈子愚弱寡智，无能无才。年轻的时候抽鸦片烟，把家产都卖光了，连孩子都差点卖给了别人。老婆带着孩子走了，他一个人寄居到了他姐姐的家，也就是我们邓家。解放后，我的母亲每个月给他寄一些生活费用，他常常拿来就约上几个好友，一顿喝光。“文革”开始后，我们就不知道他的下落了。直到“文革”结束，我们才惊奇地听说，他居然还在！真不知十年动乱之中，他究竟怎么活过来的。后来，县里面照顾他，让他当了个县政协委员，每月发点生活费。我们也照旧给他寄些零用。我去他家看他的时候，看到他和老婆、孩子、孙子都住在一起。他已经八十五岁高龄了，人很清瘦，眼已花了，耳也聋了，长着一脸的白胡子。他居然还认得出二姑姑，但一点儿也不知道我。

看见他，我就想笑，主要是因为一个小小的故事。有一年，他突然闹着要去北京。有人问他：“你怎么去北京呀？”他说：“我坐火车去。”别人问他：“你坐火车有钱吗？”他居然回答说：“我是国舅，坐车还要钱吗？”他就是这么一个迂人。他和父亲二人亲为舅甥，而差距却如此之大！在我们回老家的第二年，也就是 1990 年，他去世了，不久，他的老伴也去世了。从此，在我们的家乡，就再也没有亲属了。

在老家，我们最后还去看了一下祖父的坟和祖母的墓地。

我很奇怪，为什么这些坟地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被人挖掉？

祖父的坟在离家不远的一块地里，坟前有一块石碑，上面写着：邓绍昌之墓。是丁丑年，也就是 1937 年立的。

祖母的坟则在一座山上，那里还埋葬着邓家的几个更老辈的祖母。这里埋葬的我的祖母，是父亲的亲生母亲，姓淡，名字不知。父亲二十二岁的时候她便死了。她的墓碑是以她的儿子们的名义给她立的，其中还有父亲的名字。其实，那时父亲远在异国他乡，恐怕根本不知道立碑的事情。

那次回老家的时候，我以为祖母的墓地就是我们家的祖坟。后来才知道，我们邓氏家族的祖坟在另一个地方，要走很远的路，坐船去。我们家的老祖宗们可能都埋在那里吧。在旧社会，只有家族中的男子才能去祖坟祭祖，女子是不能去的。

祖坟，我是没时间去了，也没必要去。

但是，要觅寻祖先的踪迹，就要找到家谱。

结果，我还真的找到了这本家谱。

第五章 族宗寻迹

父亲几乎从不给我们讲他家里面的事。他离开家乡时只有十五岁，对家里的事情和族中的掌故，可能本就知之不多。只有我的祖母，有时给我们讲一些家乡的故事。

我只知道，我的祖父叫邓绍昌，字文明，一般人只知他叫邓文明。我的亲祖母姓淡，名字不详。在我们家的祖先里，有一个曾入选翰林院，人称邓翰林。可能这个翰林就是我们这个邓氏家族中祖祖辈辈最著名、最光彩的人物了。

有许多研究我父亲生平的人，都曾考察过我们家庭和家族的历史。有的说我们家是从湖北迁来的移民，有的说邓氏家族从前是广东的客家人，还有的说，邓小平根本就不姓邓，而是姓阚，名叫阚泽高。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连我的叔叔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

邓小平姓邓，这其实是毫无疑问的。说他姓阚，完全是一个误会，这是一个留法勤工俭学的老先生，名叫李璜，他在回忆录中说，邓小平不叫邓小平，而叫阚泽高。他的这一席话，曾经误了不少的文章。有一个时期，竟然许多人真的当成这么一回事了。有一回，我开玩笑地对父亲说：“知道吗？有人把你的祖宗都改了！”

父亲从小到大，名是改了几回，但姓却真的从未改过。

我们家，不是邓氏的嫡传，乃系旁支，所以我们家的人都不知道邓家还有家谱。在封建社会里，正统的观念是绝对的。一个家族中，只有嫡传子孙，才能堂堂正正地记入家谱上面。也就是长子、长孙、长重孙、长重重孙的家庭，才可以记载在簿。我们邓氏的家谱，就保存在邓家老祖宗的这家嫡孙的手中。

这个家谱，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编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撰的。据家谱的《凡例》中说，这个家谱是起自明朝，以前则弗能考也。它说，撰写家谱时，考证了各位列祖的墓志碑铭，因而“俱无异词，确而有据”。家谱后面还真的把老祖宗们的墓志碑铭一一抄录在案，可能是为了证明它的准确真实吧！

《邓氏家谱》，从明时始，记至民国初年。

上面写明：一世祖为邓鹤轩。原籍江西吉安府庐陵县人。洪武十三年（即1380年，就是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的第十三年），以兵部员外郎入蜀，遂家广安。

这就是说，我们邓家的老祖先是江西吉安庐陵人，在明太祖年间作了个叫兵部员外郎的武官，被派到四川的广安履任，从此开始了我们四川广安邓氏的纪元。而这个邓氏明代以前在江西的情况，因为只有这位鹤轩先辈一人知晓，可能又未曾告诉后人，因此便失传无考了。我这么揣摸，可能在江西的那些更古老的祖先当中，定是没有什么可歌可泣、可以传颂后世的人物和事迹。如果是孔孟之后，当然不会忘记论宗数典的。

一个家族的家谱，都是由宗亲子孙编撰的，自然要多写点光荣历史了。再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谁知道这个家谱的真伪。于是，我就去找了一套广安县的县志，以资验证。

在《广安州新志》的册二卷十一中的“氏族志”中有这么一节：

“望溪乡姚平邓氏。

“邓氏旧志，其先本江西庐陵人。明洪武中有鹤轩者以荐举南京兵部员外入川，遂籍广安州北姚平家焉。其祖墓均在姚平，有宗祠。”

《邓氏家谱》与《广安州新志》中关于广安邓氏来源的说法是一致的，看来似乎可以信